

“重塑场所”的历史主义表达

——从塔玛若教堂到“诺亚方舟”公园

Historicism Expression of Rebuilding Place: From the Chapel of Monte Tamaro to Noah's Sculpture Garden

朱广宇 Zhu Guangyu

中图分类号 TU-86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3-739X(2008)10-0029-04

摘要 通过对博塔设计作品塔玛若教堂和“诺亚方舟”公园的对比分析，述评了“重塑场所”理念在建筑空间设计中的运用，并运用举证的手法对其历史主义美学倾向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塔玛若教堂 “诺亚方舟”公园 重塑场所 历史主义

Abstract Through comparing the Chapel of Monte Tamaro with Noah's Sculpture Garden designed by Mario Botta, this article comment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dea of rebuilding place in the design of architectural space, and discusses its aesthetics trend towards historicism by exemplifying.

Key Words The Chapel of Monte Tamaro, Noah's Sculpture Garden, Rebuilding place, Historicism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获得了更大的舒适度和更多的自由空间，但是，这种获得是以牺牲人与环境之间的朴素平衡为代价的。建筑几乎成了一个可以随便置于任何地方、时代与文化中的怪物，城市环境变的千篇一律，传统街区逐渐消逝，这种结果导致人们普遍认知感的蜕化，人们的精神维系处于崩溃的边缘。寻找那些能引起人们记忆和精神回归的场所，成为21世纪建筑设计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塔玛若教堂和“诺亚方舟”公园由当代著名建筑师马里奥·博塔（Mario Botta）设计，这两个作品都充分体现了博塔关于建筑“场所精神”的思考和探索。博塔致力于场所感的创造，认为建筑艺术应追求伟大的过去，追求迷失了的富有魅力的神秘记忆。博塔从不简单地抄袭历史样式，他所要创造的是一种具历史延续性的建筑的“场所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历史主义美学倾向。

1 塔玛若教堂和“诺亚方舟”公园

1.1 塔玛若教堂

塔玛若山顶小教堂座落在瑞士卢加诺1500 m高的塔玛若山脊，参观者可由此俯瞰卢加诺。业主的目的之一是纪念他的妻子，二来也可通过这个建筑增加该地区的魅力。因此，除了本质的宗教精神场所之外，这个小教堂也因创造了新的旅游路线而和塔玛若山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教堂位于一条现存道路尽端的突出山脊上，这条山脊向下延伸直入山谷。狭窄的石砌小径通过巨大的弧拱与地面脱离，它看上去像在空中往前延伸直至结束于圆

柱形教堂的屋面斜坡处。沿斜坡向下，可到达一个中间平台，再往下则是教堂的入口小广场，在这里博塔创造出崭新的、神奇的视点来欣赏山脚下展现的令人目眩的美景（图1）。

1.2 “诺亚方舟”公园

“诺亚方舟”公园位于耶路撒冷，是为儿童建造的一座主题公园。

在这座公园的建造上，博塔和美国雕塑家妮基·圣法尔（Miki de Saint Phalle）的风格并不一致。雕塑家站在孩子们的角度，希望创造一个充满幻想的动感彩色世界，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嬉戏追逐；而博塔则更加理性，希望整个建筑群是单色的、如同音乐般流畅。也许正是这样的不一致，反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公园内的建筑用耶路撒冷出产的黄色石块砌成，预制混凝土结构，是孩子们的游乐室。而室外的草地上则散布着色彩绚丽的动物雕塑。地下建筑部分模拟了诺亚方舟的内部结构，层高3.5 m（图2）。

2 场所精神的回归

2.1 博塔场所精神的再认识

“在场所的自身内，建设早已开始了……”博塔认为，“你可以把一间房子看成是一件你随时随地可以更换的衣服，但你更应该把它视为我们记忆中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一间房子承载着一个地区的理念、根源和记忆。一所房子既不是一个流动的家，也不是一座雕塑，它并不只是简单地矗立在大地上，而是应该生长在大地上的。所以拥有自身历史的一间房子不仅告诉你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还讲述

作者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邮编 200092
电子信箱 zgy666@126.com
收稿日期 2008 06 10

着那个地区的历史……”，“建筑扎根在大地上，应是在某一场所上的惟一解答，设计一栋住宅就等于设计其所在的场所，也就是使场所为之变形的行为”。在博塔的建筑世界里，人与大地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建筑的意义所在。他认为，这种关系的实质在于人们能够把建筑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除了建筑中感到亲切、舒适、便捷等之外，还能体验到一种内在的情感，可以在建筑的空间内或者从建筑本身得到自身价值的判断。

博塔常提到“由场所所唤起的”这句话，特定的场所具有特定的建筑形制。这种建筑是对场所最恰当的诠释，是对场所历史事件的真实和完美的表达。场所的特质决定了建筑本身与其相适应的内在价值，如果拿某一个建筑与另一个建筑换位，该建筑本身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

通过研读塔玛若教堂和“诺亚方舟”公园等设计作品，从中可以发现它们不仅与周边环境密不可分，而且体现了精神价值与认知感的统一。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不同，由于对宗教的执著信仰，西方人竭尽心智创造一种令人向往之弥高的空间，以便虔诚地匍匐在上帝的面前。在这两个设计中，博塔通过内部空间的塑造而营造出神秘和神圣的精神氛围，这与普通民众所认知的宗教感受是统一的，因而具有了特殊的场所精神而被人们所接受。博塔的众多建筑设计作品都之所以成为了空旷场所的精神核心，是与博塔数十年扎根于地理环境这一地域要素是不可分割的，其作品的形体大都是从瑞士传统民居中吸取营养并抽象、简化而获得的基本原型，如具有地方传统特色的瞭望塔和庇护所等形式，而博塔正是通过这些原型的表达让人们体会到这一特定场所的精神所在。另一方面，在尊重本土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博塔重新挖掘潜在的文化特质和精神核心，并通过建筑抽象地表现出来，建筑作品成了场所精神表达的工具，因被人们所广泛认知而具有了持久的生命力。在博塔对场所精神孜孜不倦的探索过程中，始终贯穿了三个基本的设计理念：一是将环境作为一种客体事实而进行解读和诠释；二是将环境理解为历史与记忆的记录；三是重视存在于建筑与环境之间的时间因素。这三个理念使得博塔的建筑作品有了深度和内涵，与艺术品无时空限制而随意放置的情况相反，建筑成为特定条件下的产物，是环境本身孕育的唯一结果。

2.2 “重塑场所”——建筑与环境的关系

“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有自己的环境，创作的第一步就是考虑基地……”

博塔认为，“关于建筑，我喜欢的并非建筑本身，而是建筑成功地与环境构成关系”。

博塔在数十年的创作历程中立足于提契诺地区所特有的地理环境，创造出许多经典的建筑作品。形体（立方体、圆筒体、塔形）、材质（红砖、混凝土、金属）以及有关象征性总是将观者带回提契诺的自然风貌中去，体验乡村环境和高雅的形式完美结合。博塔在注重建筑与环境的构成关系的同时，更强调建筑的“重塑场所”的作用。其设计简洁规整、自成一体而具有很强的封闭感，从自然界中界定出来而和地形、地貌产生强烈的对比，建筑与周围环境似乎格格不入，但从整体来看建筑同帷幕式的环境构成关系。博塔认为设计项目应被当作一个新的转变过程的基点，通过它而实现一种新的动态平衡，重新诠释和提升自然或人工的现存环境价值。博塔强调建筑不仅要参与环境，而且更重要的是建筑要对场所进行空间、环境、文化等方面的积极改造，最终塑造出一个统一的全新景观。于是，博塔的建筑作品常常根据不同的环境条件而展现不同的姿态，重新发现基地的特性和基地所潜伏的自然因素，采用象征和对比的手法加强地域场所精神和建筑特质，以强而有力的实体姿态创造出新的意义和秩序。

塔玛若教堂处在高山地区，虽地形复杂却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创造空间。博塔又一次抓住了美化环境和重塑场所的机会，独具匠心地创作了凌空而起的狭长小径，令人在漫步中得到美的感受。这座建筑好像是被山岭拆分开来，形成了新的地平线和一座想象中的高架桥的起点。教堂的屋顶由梯形看台类型的台阶构成且背对着山岭，因而否定了屋顶的特殊概念，将建筑的形态转换成一条连续的观景走廊。其上部结构并非仅仅是一座新建筑，而是对既有景观的一种控制。立体感的形式、横向的构图以及创新的外观构成了一种聚集在走道的水平线下方的“消极”现象，却增强了建筑重塑场所的控制力量。粗糙的毛石拱券以现代的手法穿插起来，古典而又浪漫，参观者通过长长的屋顶平台走到十字架的位置时，感到人与自然完全融合，灵魂也随之升腾而起。在这一特定场所，无论观者是在远眺连绵的山脉、仰望变幻的云彩、还是俯瞰脚下的山谷，人类活动的历史印记历历在目（图3）。

“诺亚方舟”公园是为儿童建造的一座主题公园，而且圣法尔已经创作了色彩极为鲜艳的动物雕塑。面对与塔玛若教堂迥然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博塔运用了对比鲜明的设计手法，即一种“负形——

方舟几乎象一个古代留存的沉积化石一样静静的躺在公园的绿色草坪上”。 “诺亚方舟”采用耶路撒冷当地的石材建造，方舟的地下空间和雕塑中的孔洞创造了适宜的较小尺度，成功地塑造了如同音乐般流畅的单色的儿童游戏场所，与室外鲜艳动物雕塑形成的充满幻想的动感彩色世界相得益彰（图4）。

2.3 历史主义美学

博塔所要创造的是一种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建筑艺术的“场所感”，在运用现代技术的基础上表现出对传统和经典美学的眷恋，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历史主义美学倾向。

听命于经典审美惯性和民族审美习性，充分尊重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把被现代主义美学所抛弃的历史经验和装饰趣味重新找寻回来，是历史主义建筑美学的根本特征。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即新古典主义、新理性主义和新乡土主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历史记忆和古典法式中寻求灵感，新古典主义建筑师们突破了现代主义定式对古典语汇作了全新的阐释，使古典主义与现代建筑风格、技术相结合，着重表现了历史感和文化纵深感。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新理性主义，是指以类型学思想为基础、以历史逻辑论为指导而与后现代主义并行发展的一种思潮。新理性主义者认为，建筑的内在本质是文化习俗的产物，文化部分编译进表现的形式中，绝大部分编译进类型中，因此，可以从历史建筑中抽取出潜在的类型。弗兰姆普顿（Kenneth Frampton）指出，“批判地域主义的基本战略是用间接取自某一特定场所的特征要素来缓和全球性文明的冲击”。批判的地域主义抵制国际式的建筑文化模式，摒弃无场所感的环境表现，以现代技术和观念为依托，力图创造出新的地方主义风格的建筑。

博塔的建筑思想既折射出古典理性主义的特征，又打上了新理性主义和批判地域主义的烙印。塔玛若教堂和“诺亚方舟”公园设计都有较强的古典理性主义特征，以古典几何原型及其组合作为形式构成的主要法则，立面构图对称，运用拱形桁架、砖、自然光等古典语汇，体现着一种强烈的秩序感和古典精神。同时，博塔又贯彻着新理性主义原则，致力于以类型学的方法从历史中寻找建筑形式的逻辑表达，坚持用建筑“塑造地段”的思想，表现出对场所和历史的敏感性。事实上，博塔并不拘泥于新理性主义原则，而是有意识地使形式表现出较强的地方性和民族性。提契诺被认为是地中海和中欧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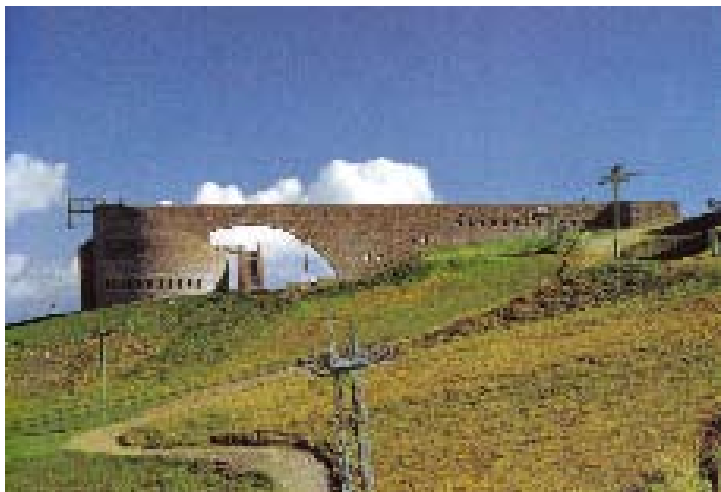


图1 塔玛若山顶小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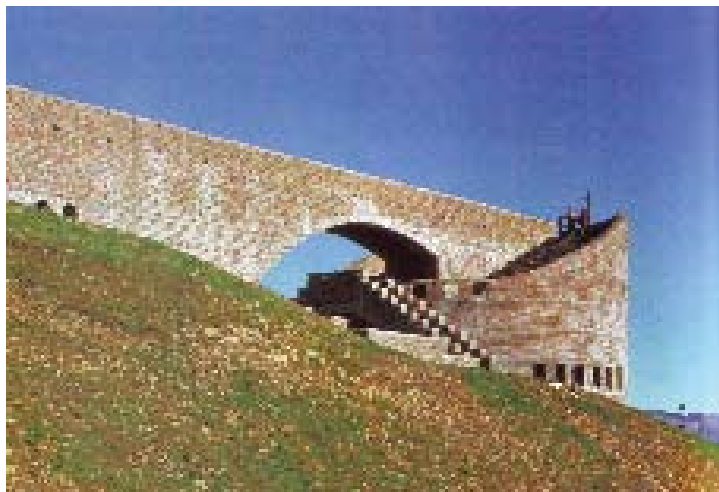


图3 “正形”——塔玛若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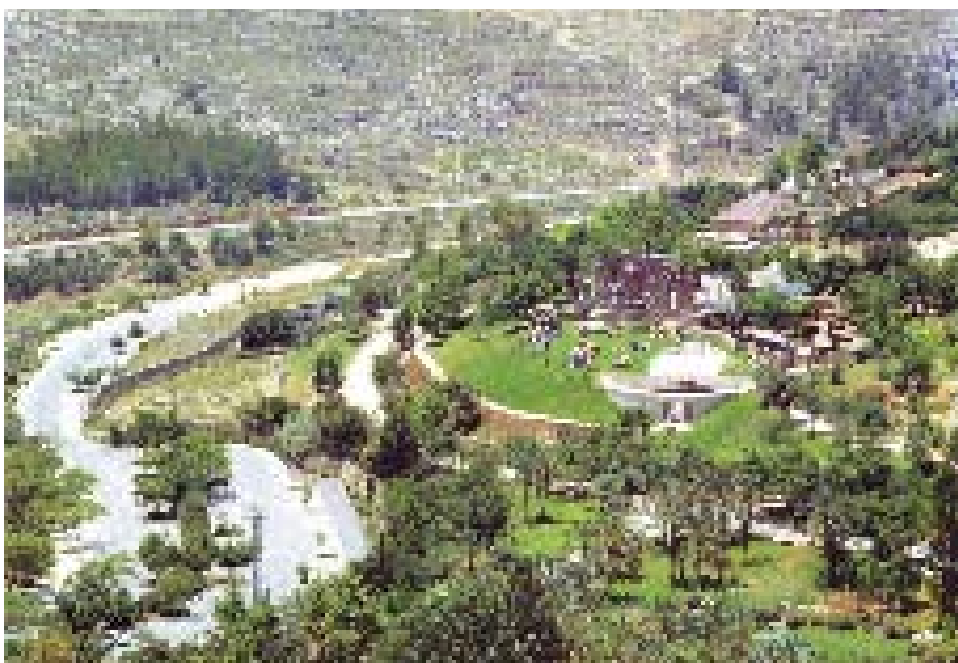


图2 “诺亚方舟”公园



图4 “负形”——“诺亚方舟”公园

的“活结”，博塔向历史记忆和当地文化寻求其建筑形式和塑造内涵，抽象出了瞭望塔和庇护所等主题形式，成功地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契合起来，把历史和记忆创造性地写进了其中，被誉为批判地域主义的典范。在塔玛若教堂和“诺亚方舟”公园设计中，博塔综合运用了拱、砖和自然光等古典语汇，并将建筑、壁画、雕塑艺术融为一体。在塔玛若教堂的外墙面，博塔采用了他所惯用的砖石材料，巧妙的运用砖石的叠加表现出的在重力作用下的效果，以凹进的墙面显示出力量感，以饰面材料的不断重复与色彩微差产生建筑墙面效果。同样，“诺亚方舟”公园内的建

筑用耶路撒冷出产的黄色石块砌成，单色的材质突出了场所的精神特质。博塔继承和发扬了来自哥特建筑的自然光的运用，他用自然所赋予的光线将建筑、壁画、雕塑艺术融为一体，魔幻般的重新赋予了幽暗、神秘的基督教精神空间特有的色彩。当穿过塔玛若教堂的凌空步道和“诺亚方舟”地下船体时，光线穿过两侧的采光孔洒在观赏者的身上。一切都如微风般微妙、多变、非真实可触，空间呈现出连续变化的效果（图5~6）。

在对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场所精神探索的过程中，博塔强调要重申在一种更深刻意义上凝聚着人性的、远古的价值，而不



图5 塔玛若教堂凌空步道

必通过风格发现过去，建筑师的作用是要从当今的语言中捕捉呈现返祖现象的符号。正如艺术作品传递着过去的、祖先的以及古老的大量信息，塔玛若教堂就体现了一种来自远古的神秘色彩。当置身于教堂屋顶斜坡处，向远处层叠的山峦眺望时，雄伟不可知的自然与人自身的渺小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对自然力量的崇拜被提升到极点，暗喻着只有借助于教堂这一精神场所才能得以庇护（图7）。在耶路撒冷建造的“诺亚方舟”公园设计中，博塔以古老的神话（诺亚用一只飘浮的船拯救了洪水下挣扎的各种生灵）为主题，建筑部分置于地下并模拟了诺亚方舟的内部结构，既迎合了孩子们的口味，又形成了凝聚着远古记忆的精神场所（图8）。

结 语

博塔对于建筑与环境关系的理解，上升到两个层面。一个是被动关系的层面，强调建筑与环境的融合；另一个是主动积极的层面，强调建筑对环境的支配作用。两个层面的关系，确立了建筑以一种特殊的姿态出现在复杂的环境之中，塑造了历史主义层面上的全新建筑景观。

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国设计师们似乎只强调建筑与环境的融合关系，强调彼此之间的和谐。建筑以一种被动的姿态出现，往往削弱了新的建筑所带来的场所精神的场力，而原有环境的强势场所意义依然存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原有的场所精神必将没落，而新建筑所带来的新的场所精神又后劲不足，导致了场所价值的缺失。

与提契诺的地形相比，中国拥有各种各样的地形和地貌，同样具有千变万化的气候特征，这些自然条件的天然限制也为我们寻求适合本地区的建筑形式、材质和象征性提供了依据。我们要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把握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在历史主义的层面上使建筑艺术的场所精神源源流长。 ■

（注 文中图片引自：支文军，朱广宇，马里奥·博塔，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注 释

- （1）转引自Jacques Gubler：《Building Sites》，《Botta·The complete works volume 2 1985—1990》，Artemis Verlags—AG,zurich，1994。
- （2）转引自Jacques Lucan：《The Lesson of Ticino》，《Passage》，No.20，Spring 1996，p.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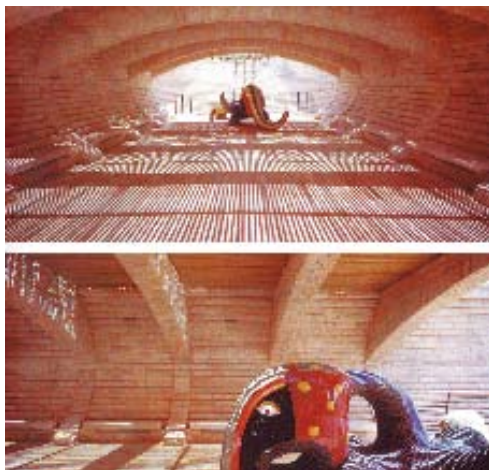


图6 “诺亚方舟”地下船体



图8 飘浮的船——“诺亚方舟”公园



图7 远古的召唤——塔玛若教堂

- （3）转引自支文军、朱广宇，马里奥·博塔，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p.308。
- （4）转引自Jacques Lucan：《The Lesson of Ticino》，《Passage》，No.20，Spring 1996，p.37。

参考文献

- 1 支文军、朱广宇，马里奥·博塔，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 2 万书元，当代西方建筑美学（上），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 3 Jacques Gubler：《Building Sites》，《Botta·The complete works volume 2 1985—1990》，Artemis Verlags—AG,zurich，1994。
- 4 Jacques Lucan：《The Lesson of Ticino》，《Passage》，No.20，Spring 1996。